



文化中国行

古樟树下，文艺赋美乡村

■ 本报记者 倪侃

“410岁”的古樟树，看过红军在树下歇脚议事，看过一代代娃娃们在溪边摸鱼，看过老房子空了又满，却没看过它的脚下成了热闹的舞台。

夏日的石台，天蓝得像洗过一样。牯牛降的山脊在远处画出柔和的弧线，几团白云停在山尖上，像被山接住了。阳光穿过大演乡严家古村那片古水口林的枝叶，被筛成细碎的金点，怎么也落不下来。下午两点半，《天降仙缘》正在树下演出。演员就在人群中起舞，游客和村民站满了台阶、山坡，站得最近的观众离演员不到两米。

2024年6月，邵伟来到这儿时，严家古村大半还是空屋。

2014年，严家古村启动脱贫搬迁，九成村民迁至1公里外的新农村，20多栋老民居空置十余年，门板逐渐歪斜、天井逐渐长满荒草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2023年进驻村子，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，为古民居探索活化路径。作为驻村第一书记，邵伟接续推进这项工作，逐栋踏勘，邀请设计师指导，并请来本地工匠参与施工。“村民修自己家的老房子，格外尽心。”他争取了专项资金，到今年任期结束，全村已修缮古民居11栋。

修好的老房子没有空置，剪纸艺术馆、农民书画院相继落地。邵伟爱好书法，邀请美术、书法界名家来村写生，深耕画坛五十余年的国画名家张东林已驻村创作。不久前，邵伟受聘为省文联文艺赋美乡村“艺术村村长”，严家古村所在的新农村入选全省首批文艺赋美乡村振兴试点村。

2025年春天，安徽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化对接景区合作，走访皖南多处景点后最终落户牯牛降。邵伟闻讯主动对接，他跟村干部说：“这台戏落地村里，村民会觉得‘我们村被看见了’。”

这台《天降仙缘》是全省“百景演艺融合”工程首批落地项目，为牯牛降量身打造的沉浸式实景演艺。无固定舞台，从三生树祈福，严家祠堂诵读族史，到鸳鸯潭叙爱情、四叠泉习武艺，最终在情人谷收尾，演员行至何处，观众便跟至何处。

2025年9月30日首演当天吸引游客近3000人，当年景区闭园两个月的情况下，年收入仍提升5%，带动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。目前演出已签下全年300场常态化合约，2026年6月起正式执行。

戏最先打动的还是守了一辈子古树的人。护林员严常青看护古樟树已有35年。严常青说，严氏先祖立下铁律：古树林一草一木禁伐，村口明崇祯十一年的“罚戏碑”明确，盗伐者罚演三日日连戏、置办十桌酒席。严常青二十岁出头便跟着父辈巡山，暴雪夜清障、冰灾时敲冰护树，一守就是半生。首演那天他被拉到前排：“看到第三幕眼泪就掉了，戏里演的就是我们的山、我们的树。”

大家感受到村子的“精气神”，也感受到乡村旅游的兴旺。

全村民宿两年来新增五六十家，140余家民宿、农家乐全部由村民自筹开办，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返乡。村党支部书记唐世才说：“搬村不丢根，人走心不离。”

2018年回村开“严家客栈”的严纲和感受最深：从前八九间客房还住不满，如今扩至二十余间，旺季需提前一周预订，年纯利润六七十万元。“以前客人只问牯牛降怎么走，现在会问：你们村有什么故事？这房子有多少年？”严纲和说。

变化也发生在村民身上。因研学与古树结缘的王小英开办了“弦上青岚古筝艺术馆”；村里设了非遗蒲扇固定售卖点，檀奶奶每天有百把块钱收入；从前游客看完古树就走，如今严常青会主动给游客讲古樟的来历、严家的护林往事，古樟树从打卡点变成了文化符号……

夜幕降临，古村的灯笼次第亮起。村口广场上，几个孩子学着演出里的舞蹈动作比划着，家长们在一旁笑着鼓掌。风过古樟树冠，叶声簌簌，像一场跨越四百年的掌声，为乡村喝彩。

尽管花鼓灯在国内外屡获大奖，但花鼓灯艺术团(颍上县花鼓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前身)缺乏稳定的市场收入。“艺术团停业的那段时间，演员们不得不自谋生计。”梁修林回忆说，昔日锣鼓喧天的排练厅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

转机在2025年10月到来。艺术团整体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。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IP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，花鼓灯找到了新的舞台。管仲老街、八里河旅游区……花鼓灯从此有了固定的演出阵地，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灯歌灯舞如约登场，成为景区里一道亮丽风景。

“景区就是舞台，花鼓灯再出发。”梁修林坦言，如今演出场次和观众数量都在稳步攀升，但目前的队伍规模满足不了演出需求，人才短缺成了新的烦恼，他们正抓紧招揽更多专业人才，让更多年轻人站上花鼓灯演出舞台。

新编剧目融入管仲文化和乡村振兴主题，短视频平台上的千万级播放量，让花鼓灯与时代同频共振。200余首传统灯歌、全套锣鼓经被完整录制，老艺人影像和道具档案被悉心留存——创新与守护，正在同一条路上并肩前行。

在另一条战线上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做着一件同样紧迫的事。

陈玉华是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她所擅长的“游场”独舞，被观众评价为“一人一扇，满台生风”，将颍上花鼓灯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近年来，陈玉华把更多精力投入传承工作。她带徒弟从不走捷径，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都要磨上几十遍。她还走进学校、走进传习基地，手把手教孩子们练扇花、踩鼓点、走游场。

陈玉华并不孤单。一张传承脉络在颍上越铺越广——全县2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7名省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领衔，42支民间灯班、100多名在册艺人构成了传承的中坚力量。28所中小学开设了花鼓灯兴趣课，本地职校开办了专业班，年均覆盖学生超过5000人。

回望颍上花鼓灯的发展历程，它从来不是静止的。从乞食谋生之技，到登上国际舞台；从濒临失传的沉寂，到文旅融合的重生——每一次变迁，都像是这支古老舞蹈里的一个转身，看似离场，实为下一次亮相蓄力。

“入遗”二十年，是历史性的节点，更是全新的起点。

产名录，颍上与怀远、凤台三地同为申报地区，共同承担起保护传承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责任。

同年，颍上县成立花鼓灯艺术学校，面向全县招收30多名学员，聘请资深艺人手把手教授大花场、小花场、游场等传统剧目，开启花鼓灯从“口传心授”到“课堂传承”的转型之路，让花鼓灯传承从田间地头走进了专业课堂。经过数年系统培养，颍上花鼓灯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。他们带着课堂上学到的扎实功底，走向了更广阔的赛场。

2009年，《大鼓橛子小兰花》在全国非遗展演中摘金；2010年，《淮水欢歌》斩获全国群众文艺最高奖“群星奖”；2016年，《鼓乡的春天》代表中国出征韩国首尔，在亚洲第七届国际舞蹈大赛中荣获一等奖，同年又在美国旧金山世界舞蹈之星大奖赛上捧回金奖。从国家级非遗名录走向世界领奖台，花鼓灯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花鼓灯艺术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。如今，颍上县花鼓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修林、演员队长王玉辉，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，他们从课堂走向舞台，又从舞台走向管理岗位，完成了从“学灯人”到“守灯人”的角色转变。

在政府搭建的保护传承框架之外，一批民间“守灯人”也在默默发力。

韩琪，县级花鼓灯传承人。20年来，他自费走访了400多位花鼓灯老艺人，几乎跑遍了颍上县每一个有过灯班历史的村庄。韩琪在老艺人家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帮着干家务、唠家常，记录一首首灯歌。多年的奔波，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成果。他收集整理出颍上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花鼓灯班170多个，淮河民歌小调100多首，花鼓灯歌300余首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险些被遗忘的名字，一段段几乎失传的旋律。但韩琪并没有止步于此，他跟着老艺人学习舞蹈动作和演唱，钻研花鼓灯道具的制作，改良权伞，还设计了人物泥塑手办等10余种文创产品，让花鼓灯从舞台延伸到了掌心。

正是这些扎根乡土的民间力量，与政府的系统性保护相互呼应。两者形成合力，才让花鼓灯的保护传承成为一场延绵不断的接力赛。

灯往何处去——转身与蓄力

离开荣誉的聚光灯，如何在与节庆联动外，通过场景重构、网络赋能，走向新消费市场、融入新大众文艺，让花鼓灯艺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？依旧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。

■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李鹏

灯从何处来——从淮水畔点燃

每到周末，颍上县管仲老街上便锣鼓喧天，花鼓灯表演准时开场。年轻演员们踏着明快的鼓点，舞扇翻花、腾挪闪跳，将灯舞之美挥洒得酣畅淋漓，围观游客的喝彩与掌声此起彼伏。

然而，欢腾的鼓点里，藏着鲜为人知的沉重往事。“花鼓灯的起源，是庆祝丰收，再后来，是讨生活。”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晓旭说。

颍上花鼓灯的历史最迟源于宋代。自南宋“黄河夺淮”以来，淮河沿岸水患频发，人们在治水、农耕之余，击鼓歌舞，既有祈求风调雨顺的期盼，也有缓解疲劳、自娱自乐的作用。

清末，颍上县民间艺人唐佩金集大成式完善了唱腔和剧目，其表演风格舒缓古朴，韵味悠长，与凤台花鼓灯的热烈奔放、怀远花鼓灯的刚健有力形成鲜明对比。

随着花鼓灯艺术成熟，出现了技艺高超、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和灯班。在正常年景，他们利用冬闲和春节演出，争取额外收入补贴家用。每逢灾年，艺人身背花鼓，流浪四方，以“唱门头”换取微薄粮食和零钱。这种落差折射出花鼓灯曾经的生存环境：它生在底层，长在苦难里，是淮河儿女对抗命运的一种活法。

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，颍上花鼓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。彼时，颍上境内花鼓灯灯班数不胜数，几乎村村有灯班、人人会哼唱。垂岗乡唐家湖的“唐家班”在“万人迷”唐佩金的执掌下，完善了唱腔和剧目，影响遍及沿淮，成为颍上花鼓灯的一面旗帜。垂岗乡的“汪家班”、鲁口镇的“李家班”等各怀绝技，与唐家班相得益彰。唐佩金、黄华山、李传金、王传先、张少白、黄西城等一批民间艺人，正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，将颍上花鼓灯推向了第一个高峰。

段晓旭回忆说，每逢春节、元宵节等重要节日，灯班们争相“抵灯”，互相叫板。谁赢得观众的喝彩多、谁能压住对方的阵脚，谁就算赢。这种竞争往往从黄昏一直闹到天明，场面极为火爆。

正是这种“谁都不服谁”的竞争，逼出了技艺的千锤百炼。颍上花鼓灯也由此形成了“大架势、大场面、大歌舞”的鲜明风格。一场“抵灯”摆开数十人，扇花翻飞如蝶，锣鼓震天动地，那气势，至今仍是老辈人最难忘的记忆。

这一时期，也是整个沿淮花鼓灯的高光时刻。1953年，以怀远冯国佩、郑九如为代表的安徽花鼓灯艺人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。1957年，怀远艺人随团赴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，锣鼓声响彻异国他乡。

花鼓灯，这盏从淮水畔点燃的“艺术之灯”，一路舞向了国际舞台。而颍上作为花鼓灯的核心发源地之一，与怀远、凤台共同托举起这段属于整个沿淮民间艺术集体的荣耀。

谁为灯掌火——学灯与守灯

随着时代变迁，艺术样式不断更新迭代，传统的“灯班”也面临危机。2006年，颍上全县花鼓灯艺人达数百人，但平均年龄超过70岁。也是在这一年，花鼓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颍上花鼓灯守正创新传技艺，文旅融合拓新路——

『入遗』二十载，接力『舞灯』再出发

秋初，颍上五里湖湿地公园林木蓊郁，蝉鸣漫过湖畔堤岸，清亮的花鼓灯锣鼓和旋律穿林而来。“眼下我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，全力以赴筹备灯展演出。”颍上县花鼓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演员队长王玉辉说。

花鼓灯被誉为“东方芭蕾”，是集舞蹈、灯歌、锣鼓音乐等于一体的民间舞种。自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，颍上县通过抢救保护、教育传承、文旅融合等措施，悉心守护这门流淌着淮河记忆的古老艺术，文旅融合拓新路，百年灯舞焕生机。

本栏图片均为颍上花鼓灯表演。(资料图片)